

预计扫墓人流量超过往年,杭州进入祭扫高峰

枝头新绿已添,心头思绪蔓延 清明时节你最想念谁

本报记者 盛锐

4月迎来清明,思念带着新绿,周三就是清明节,杭州已提前进入祭扫高峰。

作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来的第一个清明节,今年杭州扫墓的人流热度远超往年。

据估计,今年清明前后,杭州主城区7家公墓(陵园)扫墓人流量约为150万人次,较去年增长30%以上。



昨天上午9点20分,虎玉路通往南山陵园的入口处已设置了卡口,除公交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。

周边道路路口都有交警在引导交通,虎玉路沿途两侧已开放停车,但就近区域都已经停满。

陵园入口,设置有一处咨询台,主要帮助不会预约的老年人进行相关操作。

有位大伯本来预约了4月5日来祭扫,但昨天天气好,他提早来了:“我可以进去吗?”

“您带身份证了吗?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去的。”志愿者小虞告诉他。

除了传统的餐食祭扫以外,还有不少人捧着各式各样的鲜花。

住附近的小陈,跟妈妈一起来扫墓。

“来看看我的外公外婆。去年冬至因为全家都阳了,都没能来扫墓,就家里简单弄了个小仪式。”小陈买了一个小花篮,以白色的菊花为主,“一盆55元,还有大的,要100多元,这个拿拿摆摆更方便一些。”

昨天天气不错,祭扫完,小陈带母亲想去西湖边走走,“过两天听说又要降温了,这样的好天气要珍惜。”

小陈告诉记者,清明扫墓一方面是思念故人,另一方面也是踏青,提醒自己珍惜眼前的一切,“好好生活”。

“小捧花1元,小花篮40元,这个玫瑰的幸运花束要150元。”陵园里,售卖鲜花的小摊不少。

“整体来看今年生意好一些,但是卖花的人也多。”摊主告诉记者,今年因为清明遇上闰二月,不少市民提前祭扫,导致祭扫高峰期被拉长:“受鲜花保鲜和人流减少的影响,下午的花束会便宜一些。”

“今年从3月11日开始,就陆陆续续有市民来陵园祭扫。”南山陵园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徐谷秋艳告诉记者,从3月11日到4月1日,南山陵园入园祭扫人数已超78000人,“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有一波小高峰。”

她估计清明当天的人流较往年会有所下降,“但清明前后,整体人流量较前几年是回升的。”

从预约平台看,和往年一样,南山陵园的祭扫高峰仍是清明当天,最高峰时段为9~11点,预计当天来南山陵园的祭扫人数在25000~30000人。

为确保清明假日期间市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基本畅通,交通管理部门将对杭州市区部分道路采取管制措施,请大家出行前先掌握相关信息,以免延误时间。



扫一扫
查看交通详情

又是一年清明时,钱江晚报“见字如面·清明思”栏目也如期而至,帮大家用文字寄托哀思,重温那些温暖和爱的瞬间。

“清明时节思念多,时隔越久愧疚绵,若有来世再选择,再做儿女报春晖。”这是今年73岁的张宏润写给离世父母的一首小诗。

家里姐弟7人,张宏润是长女,也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人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她从温州农村考上南京大学,毕业后分配到杭州临安昌化工作,在山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

若有来世,再做儿女报春晖

父亲,没想到“以后常回来看看我”会成为您生前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每当想起那一天,我就懊悔不已。

朱自清在《背影》里说,看着他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也找不到了。

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。

那天,您坐上回家的中巴车,我和女儿回杭州,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,直到天人永隔。现在每每想起,您当时心情是沉重而凄凉的吧。我想您一定有很多话想和我说,我猜是放不下弟弟妹妹们。可惜自始至终,我没能帮上他们太多。

要是时间可以重来,我一定好好陪您说说话。

年纪渐长,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、孙子,才能感受和体会到当初您为人父的心情。

父亲,真的很感谢您和母亲,以及弟弟妹妹们,要不是你们,我现在也不会有相对安逸的退休生活。

现在我住的三墩这里,家门口就是地铁和商场,生活条件和小时候比,好太多太多。

我一感谢家里,二感恩生逢盛世。您对我们的关爱,这辈子我都忘不了。

小时候,家里全靠您和母亲。春耕夏种,即便是寒冷的冬天,您也是村里制糖厂熬糖的一把好手。

番薯地旁种几株甜瓜,抠下灶台边溢出的

一点点糖浆带回家,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,您作为父亲,尽最大能力给我们的关爱。

母亲纳鞋

见字如面

从临安昌化到温州瓯海,彼时山高水远,来回一趟需要起早摸黑奔波四天。毕业后离家远,她回家次数就少了。

全家人支持自己求学,自己却没有给予太多回报,尤其是父亲在六十多岁的年纪就离去,每每念及这一点,张宏润就心痛不已。

清明节前夕,张宏润写来了对已故父母亲的“见字如面”(节选)——

底、做布鞋、纺纱织布,喂猪养鸡鸭,年少时的一幕幕,时不时会在我眼前闪现。

1963年夏天,我考上了大学,家里卖了几只鹅给我凑了30块钱,您让我自己选,是否要去求学。

我当然是想读大学的。

揣着家里全部积蓄,我独自踏上温州、去南京的路途。上大学后,我有了助学金,吃饭上学不成问题,只是家里本该我作为长女承担的责任,都留给了妹妹们,尤其是大妹妹为我分担了太多。

那年,要不是做手术需要签字,一封电报拍到昌化,我甚至都不知道您病了这么久。

我带上从工会借的400块钱,赶到杭州,住一晚后,次日早上5点出发,14个小时后下车直奔医院,见到您已是憔悴不堪的样子。

后来我听说您农忙的时候一天呕吐、拉肚子十来回,熬不住了才去医院,我很愧疚。要是可以早一点带您到杭州医院做手术,也许能有不错的效果,您也不至于拖了三四年后,在1976年冬天匆匆离开。每次想到这里,我更加心痛。

后来,弟弟也追随您而去,这也是我心中的痛。

又一年清明到了,没有了你们的家,已经成为了我的故乡。

父亲母亲,我很想你们,你们给予我太多,而我却无法回报你们的恩情。 本报记者 黄伟芬

